

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十一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選輯

宋徵璧尚木 李 雯舒章

彭 容有如叅閱

鄒庶子奏疏

疏

鄒 緝

奉天殿災疏 修省實政

臣伏奉勅書以今月初八日奉天殿災勅諭文武羣臣詢求所以致災之由令臣等逐一條陳無隱俾知

警懼以回天意。臣惟陛下敬天勤民之意，至深至切，未嘗少怠。而羣臣奉行，或失初意，故不能無少過誤，致使下民失所，怨讟上興。上天眷懷，遂加譴罰。陛下心存警懼，咨訪羣臣，惟臣愚昧淺陋，不足以識致災之由，但有所見，不敢遂隱，謹採耳目所聞，上塵聖覽，伏惟少垂察焉。切以皇上紹嗣太祖高皇帝之統緒，建立兩京，所以爲子孫帝王萬世之丕基。天下萬民尊仰之根本，爰自肇建北京以來，焦勞聖慮，幾二十年，工力浩大，費用不貲，調度旣廣，科派亦

繁羣臣不能深體聖心。致使措置失宜。所需無藝。倍
尅者多。冗官濫員。內外大小。動至千百。使之坐相蠶
食。耗費錢糧。而無益於事。是竭盡生民之膏髓。猶不
足以供工作之用。由是財用匱乏。莫知所圖。民窮無
告。猶不之恤。夫民之所賴以爲生者。衣食也。而民以
百萬之衆。終歲在官供役。旣不得保其父母妻子。遂
其樂生之心。又不能躬親田畝。以事力作。使耕種不
時。農蚕廢業。猶且征求益深。所取無極。至於伐斬桑
棗。以供薪爨。剝取桑皮。以爲楮料。而民之衣食無所

資矣。加之官司胥吏橫征暴斂，日甚一日，民生無聊。

派之，又中于物料歲增故也。

愁嘆滿室。且如前兩歲買辦青綠顏料，本非出產之

所。而科派動輒千數百斤。民無可得。則相率斂鈔，遍

此時妙法尚行

行各處收買。每大青一斤。至萬六千貫。及至進納。又

多以不中。不肯收受。往復展轉。當須二萬貫鈔。方得

進收一斤。而所用不足以供一椽一椽之費。其後既

已遣官採辦。於出產之處。而府縣買辦。猶不爲止。蓋

緣工匠計料之時。惟務多派。以爲濫取之利。而不顧

民之艱苦難辦。此又其爲害之甚也。然此特買辦之

一爾其他又有不可勝言者矣。且京師者天下之根本也。人民安則京師安。京師安則國本固。而天下安。此自然之勢也。而自營建以來。用事之人。不思人民爲國之本。謀所以安輯之。乃使羣輩工匠小人。假托威勢。驅迫移徙。號令方出。卽欲其行。力未及施。屋已破壞。或摧毀其牆壁。或碎其屋瓦。使孤兒寡婦。坐受驅迫。哭泣號叫。力無所措。或當嚴冬極寒之時。或當酷熱霖汗之際。妻子暴露。莫能自蔽。倉遑逼迫。莫知所向。所徙之處。屋室方完。又復驅令他徙。至有三四

遷移而不能定者。及其既去而所空之地。經月逾時。工猶未及。陛下之愛民本甚深。而工作小人。橫害下民。如此其甚。陛下皆有所不知。此京師人民之受害而不能無怨讎者也。貪官污吏。徧布內外。剝削之患。及民骨髓。朝廷每遣一人出差。卽是其人。養活之計。誅求責取。至無限量。州縣官吏。答應奉承。惟恐不及。間有廉潔自守。心存愛民。不爲承應。及其還也。卽加讒毀。以爲不肯辦事。朝廷不爲審察。遽加以罪。無以自明。是。以在外藩司府縣之官。聞有欽差官至。

望風應接。惟恐或後。上下之間。賄賂公行。略無畏憚。剝下媚上。有同交易。貪污成風。恬不爲怪。夫小民之所積幾何。而內外上下。誅求如此。豈能無所怨讟乎。今山東河南山西陝西諸處。人民飢荒。水旱相仍。至剝樹皮掘草根。簸稗子以爲食。而官無儲蓄。不能賑濟。老幼流移。顛踣道路。賣妻鬻子。以求苟活。民窮財匱。如此。而猶徭役不休。征歛不息。京師之內。聚集僧道。幾萬餘人。日食廩米百餘石。而使天下之人。糠粃不足。至食草木。此亦耗民食以養無用者也。至于報

効軍士。朝廷厚與糧賜。使之就役。而乃驕傲橫恣。不
執常役。閑游往來。擾害良民。此乃姦詭之人。懼還原
伍。科徭不堪。假此爲名。以圖規避。非真有報効之心。
此其可以信用之乎。朝廷歲令天下有司。織錦段。鑄
銅錢。遣內官賫往外蕃。及西北買馬收貨。所出常數
千萬。而所取曾不能及其一二。耗費中國。糜敝人民。
亦莫甚於此也。且錢出外國。自昔有禁。今乃竭天下
之所有以與之。此可謂失其宜矣。馬至雖多。類皆駑
下。散與人民畜養。馬是時寄養馬匹之害已如此多人少。畜養不前。及至死傷。輒

令賠償馬戶貧困。則復鬻賣妻子。猶不能償。夫國家之所賴者人民也。人民已耗。土地空虛。養馬雖多。亦何所用。此又其害之大者。昔晉武帝徙胡人於河南內地。羣臣皆諫以爲不可。恐貽他日之患。武帝不聽。其後卒致五胡之亂。今乃許令韃靼胡人入中國。以成。通志。卷。千。初。故。撫。養。降。胡。以。爲。已。川。鞍馬弓矢居室牛羊衣服盛具供帳以待之。此等皆窺覘中國姦細之人。尤其所不可者。夫人莫不安土重遷。不樂遠徙。况此蕃夷習俗既殊。所性豈肯背其本主。違去鄉土。而居中國乎。是必有可疑。不可以不

察也。今宜使之來朝。之後卽遣歸本國。不必留之。以爲後日子孫之患也。至於官觀禱祠之事。自古有國者。所當深戒。漢武帝嘗極意以求之。而卒無其驗。取譏後世。亦宜去而絕之也。古人有言。淫祀無福。况事無益。以害有益。蠹財妄費。國用無度。亦其一耳。凡此數事。皆足以損傷和氣。下失民心上違天意。怨讎之興。實由於此。夫奉天殿者。陛下正朝之殿。所以朝羣臣。發號令。出政之所。古之所謂明堂也。而災首及焉。其爲災之大。自古以來。未之或有。誠所謂非常之

變也。非省躬責已。深察所以致災之由。大布恩澤。改
革政化。以疏滌天下窮困之人。不能以回上天譴怒
之意也。夫應天以實。不以文。臣願陛下深下明詔
散遣工匠管造之人。停止役作。使天下之人得遂其
父母妻子相安相樂之心。罷絕下蕃買馬之役。勿令
復出。四夷外國來朝貢者。賜賚而遣之。勿使久居中
國。有願留者。亦宜遣令出塞。俟三四年餘。後復議之。
蓋四夷歸附朝貢。雖足以爲中國之盛。然使之久居
於此。窺見中國之虛實。恐非今日之所宜。亦非他日。

○之○利○也○彼○皆○人○面○獸○心○不○識○恩○義○徒○以○貪○求○中○國○之
貨○賄○而○已○一○旦○待○之○有○不○至○必○且○爲○中○國○患○矣○冗○官
濫○員○宜○沙○汰○之○使○歸○田○里○有○可○用○者○亦○使○暫○歸○俟○其
官○有○闕○則○取○用○之○簡○拔○賢○才○申○行○薦○舉○嚴○考○官○吏○有
貪○贓○蠹○政○壞○法○爲○民○之○害○者○在○內○則○令○六○卿○大○臣○及
監○察○御○史○在○外○則○令○按○察○司○官○按○覈○其○實○而○罪○黜○之
勿○復○寬○貸○若○有○廉○能○之○官○善○績○昭○著○許○令○保○薦○於○朝
量○加○陞○擢○使○有○激○勸○大○抵○敦○敦○教○化○厚○風○俗○勵○廉○恥○勸
善○良○此○有○國○之○先○務○善○有○所○勸○惡○有○所○懲○則○廉○恥○之

道立而奸貪之俗自止息矣。前者常有監生、生員告乞單丁侍親，因而獲罪發充軍者，亦乞赦原取回，使得遂其初心。蓋其間亦有先告侍親，後以親終，已行出仕，有司不行分理。一槩查發充軍，此皆有虧治體，難以垂訓將來。至於宮廟禱祠之事，亦宜罷絕無聽其妄。近者大赦天下之時，法司執滯，當條罪者無大干涉，所當赦宥者，尚復拘繫，亦乞重加湔洗，使之自新。常爲京職者，則降出于外，復還舊職，蠲除租賦。一切勿征歛科需，不急之務，悉乞停罷。飢荒之民，則令

所在有司發廩賑濟。或官廩不敷，則勸令大戶之家出粟以賑之。官爲之主。俟有豐收，則俾償之。凡此皆天下之大計。所以保安宗社，收拾人心，挽回天意，而爲國家千萬年無窮之命脉。今皆舉行之。則人心歡悅，和氣可臻，民心旣固，國本益安。欲爲天下蒼生之福，子孫帝王萬世之基，莫有大於此者矣。夫國家之所恃以久長者，天命也。人心也。而天命所在，常視人心以爲去就。未有不得人心而可以保天命也。未有人心旣歸而天命不歸之者。欲和人心，必敦教化。必

修禮讓。必使之遂。其生養於閭閻之下。教化行而禮讓興。則人知父子君臣之教。尊君親上之義。則任之以事。驅之以役。雖勞而不怨。生養遂衣食足。則人知重廉恥。樂妻子。保親族。盜賊息而無爭奪凌暴之風矣。如此則人心和附。天命凝固。國家久長之利。又莫有過於此者矣。奸人細民。有以詭術異道而惑人者。則抑絕而禁止之。使不亂吾民之教。信賞罰。一號令。使人有所守而不爲疑惑。賜予有節而不至於濫恩。財出有經而不至於妄費。則國本克實。財用可舒。而

不至於空乏。有司百官全其祿廩。使有以養其廉恥。天下之人。得以休養於田里之間。而有司官吏。無貪殘虐害之政。則災沴不作。太平可臻。人心既和。天命攸屬。而國之基本自固。此誠國家之至計。保安天下。消弭災變之大者也。至於邊防守禦之臣。則令其修飭軍伍。謹察烽堠。以防寇盜。此又其所當慮於未然者也。今天意如此。災變已極。不宜復有所造作。以重勞其民。當還南京。奉謁陵廟。告以災變之故。保養聖躬。休息於無爲。數年之後。天意既回。始可爲之。不宜

聽信小人之言，復有所興作以誤。陛下於其後，彼小人者不知國家憂戚之大計，惟欲諂諛順旨，以希倖恩寵而已。若復聽其言以爲無害，則誤。陛下益甚，殆非國家之利也。

李忠文奏疏

疏

李時勉

便民事疏

察吏漕運恤軍

天下有司官吏不能皆賢，屢蒙勅監察御史按察司考覈黜陟，而所司不加詳察，其重厚廉介不能逢迎

阿附者。多考平常。而貪墨姦詭。善於趨媚者。反考稱職。人無懲勸。宜歲勅按察司廉正官。徧歷郡縣。察其治行。仍命監察御史覆覈具奏。果勤慎廉能。政績顯著者。請加賚增秩。以勵其志。貪黷惰尅。怠政廢職者。請卽時黜罰。以警其餘。如有善不舉。有惡不糾。致賢否混淆。他日廉勘得出罪坐所考之官。又連年四方蠻夷朝貢之使。相望于道。實罷中國。宜明詔海外諸國。近者三年。遠者五年。一來朝貢。庶幾官民之便。又江西湖廣浙江。并直隸應天等府州縣秋糧。每歲運

赴北京。道路險遠。困敝不堪。宜於淮安徐州濟寧濱

撤運之法

河。置立倉廩。量地遠近。分撥運納。別設法運至北京。少紓民力。又近年營建北京官軍。悉力赴工役。及餘丁不得生理。衣食不給。有可矜憫。宜勅軍官加意撫恤。增給月糧。寬餘丁差徭役。使給其家。又比來兵政不修。武備廢弛。宜勅內外武臣各整部伍。以時操練。用備不虞。

論政治疏

備邊藁忠求賢

此景泰初年所上

憂國忘家者。臣子之誠心。聽言致治者。人君之大德。

臣身居草野，心在朝廷，方臥病床帷，忽聞大駕有沙漠之征，恨不面陳利害。未幾又聞被留之報，臣拊心痛哭而不能止。既而皇上卽位，詔下人始懽忻踴躍，有太平之望。臣惟國家之事，已往者付之無可奈何，未來之治，伏望陛下嚴慎以制之。臣聞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者，此治國之要道。昔在李唐當開元天寶之間，正車書混同之日，使有憂危之心，則後來安有夷狄之禍。惟陛下鑒前古之失，究方今之弊，留心政務，加意武備，以安中國，以禦四夷，則不勝

幸甚。所有可言之事，略舉一二以聞。一備邊之道在選將練兵二者而已。選將在通兵法將不知兵法，雖使日練精兵亦無所用。臣見今武臣子弟襲職，惟走馬跳溝射箭而已。京師無賴之徒，多買快馬教習，以規厚利。就使試中，問以兵法，皆不能對。故武臣子弟宜先令熟武經七書，使知兵法者教之。及至通曉，令教場演武。軍官既試以走馬射箭走陣之法，又出題問以團營列陣、破敵攻守之事。中有能鋪陳應對者，卽知兵法者也。可以擇而用之。昔人學劔者，以劔爲

一人敵不足學。去學萬人敵。今走馬射箭。正所謂一人敵也。兵法則萬人敵也。夫爲將固當知古兵法。而用兵又在審日時之利。日時之利在用奇門。蓋奇門乃黃帝戰蚩尤時所立法也。專於行兵用之。古之爲將。未有不用此者。乞擇武臣子弟年少聰明者。俾學習之。旣知兵法。又諳此術。則用兵之際。必多取勝也。一臣聞蹈危難而殞身者。人臣之至行。以美名而得謚者。朝廷之大恩。然如宋信國公文天祥之孤忠大節。而尚無謚。將作監丞歐陽珣之死于使事。亦無謚。

元信豐尹李廉率衆保障縣境。與其子先後俱死於賊。至今俱無謚。誠爲缺典。今文武從臣扈駕北征。必有橫羅兵戈。仗節死義者多。俱宜撫恤孤孺。優給其家。其有應謚贈祭弔者。令禮官稽考。加之恩典。以勸方來。一。旁求俊義。固國家之盛典。簡命大臣。尤國家之重務。此諸葛武侯所以拳拳以親賢臣。遠小人爲其君告也。夫賢臣日親。則可以致治道之興隆。小人日遠。則可以免綱紀之頽廢。此萬世之勸戒也。 陛
下嗣位之初。宜擇正直大臣。有德望冠于當時者。以

爲輔弼使朝夕納誨于前其于庶位亦以求賢能練達之才而用之以幹理庶務則政治興而萬事理矣曩者在朝用人多有出于閭宦之口是以用之多不得其人孟子曰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至於國人皆曰賢然後察而用之此誠王政之大端不可以不慎者也夫以將帥之選旣得其人在廷在外又得正直有爲之才若用之以撫中國則恩澤流而人民安用之以馭夷狄則干戈振而邊患息然後特遣使祗迎大駕還於中土有日矣唐史曰雪耻酬百王除凶報千

古惟其時矣臣年老日薄西山不能負弓矢以任勞
力姑述所聞以進惟賜裁察

皇明經世文編卷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十二

徐孚遠照公 陳子龍卧子
華亭 選輯

宋徵璧尚木 顧開雍偉南

無錫楊世愈爾韓叅閱

王忠肅公奏疏

疏

王 翰

邊情事

撫輯兩廣盜獠

訪得兩廣軍民自洪武年間以來一向安妥蕭養之後因黃
亂與土木之變同時其後爲董興楊信民等所破誅
蕭養之徒作耗在於有司者不設法處置惟務妥安

至至兵政無備以以致招集無藉釀成兇禍展轉不能禁遏

啓

及至戰艦抵岸，蠻賊寇城，又各畏縮推避，略無禦寇之謀，相顧惶惶，莫效安民之策，遂使賊兵所至，村堡爲墟，劫掠其資財，繫縲其妻子，封豕長蛇，大肆其毒。一方受害，不可勝言，推原其故，皆由彼處統馭之將非人。旣不能安保，預備於無事之日，又不能禁禦，招撫於賊發之後，故也。本年閏九月二十一日，又到廣西，見彼處二人，種類非一，其曰生猺，熟猺，曰獠人，欵人，曰矜人，曰獠人，皆獠悍慄疾之名。曰溪曰寨曰團。

曰。隘。咸負固自保之所。既無城郭可居。亦無溝池可守。不過依山傍險。爲自全計。雖其衣服言語。與中國不同。然其好惡情性。則與良民無異。平居之際。亦各往來以營生。至於有急。自相屯聚而保護。觀其背叛不服。實非本心。乃出於不得已也。皆緣將臣所司不得其人。德不足以綏懷。威不足以攝服。甚至欺其遠方。無告。掎剋殘忍。使不得安其身。謂其蠢爾無知。生倒是非。俾不得順其性。既害其生。又拂其性。雖良善懦弱之人。猶不免於動作。况素無教令。而稟性強梁。

者動之則易。安之實難。遂致攻劫鄉村。侵擾百姓。或報復私讐。或貪取小利。或聚或散。出沒不時。兩廣之民。日見凋弊。殺傷殘患。不能聊生。上賴神謀廟筭。其首惡俱已殄滅。尚有一二餘黨未除。以致猶厯聖慮。命臣等前去撫勦。除差人四散。招撫。徭老。獠老人等。總兵官會同土官土兵前來。申以朝廷恩威之重。諭以善惡禍福之由。彼皆稽顙俯伏。歡忻鼓舞。許自遷改。禮待而歸。及各處徭獠人等。所在衆多。不能一一招撫。亦皆轉相告戒。臣又密切訪得。彼皆自謂。

朝廷見差大官人每招我今後不要出去作反各歸
鄉崗生理且臣始到兩廣之時查得賊尚有三四起
自九月以後少有報到聲息間有一一亦皆鼠竊狗
偷今亦散去此皆陛下神威遠著聖化旁行遂致
蠻夷之圖感恩思報回邪之党不戮自夷然臣猶未
敢保其始終不出有悞朝廷久遠之計蓋彼蚩野情
欲可知苟得其所養而安其所利可保久安若一有
所擾而不遂所欲則其反側又必難制臣親臨彼境
頗識其情今已回還敢陳愚見冒瀆宸聰伏願

皇上量同天地。赦舊圖新。仍勅該部行移廣東廣西總兵鎮守大臣。并各都布按三司府州縣等官。越此邊務稍靖之時。務求久遠常行之計。洗心滌慮。革去前非。其餘各徭種人等。已歸者必撫之以恩。未來者必申之以義。號令必信。賞罰必公。巨惡必誅。小過必宥。而又整飭戎伍。堅甲利兵。以臨之。使彼既慕其義。又畏其威。則悍然不遜之氣。自消矣。若有仍前侵尅。致生釁端。必罪不宥。如此。則海隅嶺表之民。庶得安生。不勝幸甚。

便宜五事疏

四川事宜

一松潘衛臨極邊去四川城入百餘里。番寇常出爲

四川總兵不居松潘而居成都皆非制也

害。總兵官都督陳懷常居四川城中。緩急非便。雖曰

委官領軍。豈能盡如約束。若令懷往彼鎮守。則士卒

奉令。番寇畏威。邊境平寧。軍民安便。其二松潘茂州

諸衛所官。軍月糧。皆成都諸府州縣百姓運送。道途

參差不齊。多被番人劫掠。若令暫于成都等衛倉收

貯。農隙之際。類集有糧之人。齊力起運。都司撥軍護

送。布政司委官交量。非惟道路無虞。亦得收受無弊。

其三四川所屬吏典自洪武至今多不給由在鄉起
滅詞訟把持官府良民受害若立限許令自首免罪
其不首者事發之日皆發附近衛所充軍屯田里老
人等隱匿者各治以罪則訟息民安政清事理其四
四川諸府縣社學久廢民不知教所以爭訟多而禮
讓少若依洪武中事例不問土官衙門俱設社學使
民夷子弟皆知讀書則禮義興行民俗歸厚其五四
川會州衛開設銀場布政司歲運糧八千餘石供給
軍夫徃復數千里若以四川三司及所屬衙門所開

罪囚、除文職官吏犯贓及真犯死罪外、其餘皆依陝西囚人納米贖罪例。自備糧米、往彼納足、依運磚例發遣、則民省轉輸、官足供給。

周文襄公集

疏

周忱

起減詞訟疏

伏讀洪武間教民榜文、及近年建言榜文、歷言民間詞訟自願息者聽、事不干己而相告訐、及官吏羅織以媒賄賂者有罰、果有寬抑實情、亦宜以次陳訴、果

有全家被害，方許親隣申訴。近者刁民不遵，獄詞騰涌，一則圖賴人民，一則牽連雜事，蓋人命可以聳動官府，驚嚇鄉民，雜事卒難窮治，可以欺詐取財，箝制官吏，及至發遣充軍，擺站納米運磚，又復逃潛變易姓名，起滅詞訟，臣請除反叛重事外，餘俱照欽定榜例，以次陳訴，庶幾獄訟得清。

鹽課事疏

松江鹽課

華亭上海二縣灶丁，計負鹽課六十三萬二千餘引，催責不已，前塩不敷，灶丁日以逃竄，宜官鑄鐵鍋一

二百口給與負鹽灶丁。令其戶下人口協助煎辦。庶國課易完。一松江煎鹽之人。近者名曰鹵丁。遠者名曰灶丁。惟鹵丁諳練煎鹽。然貧窘者多。使其食足。何患鹽課不完。前代嘗有贍鹽官田。洪武初。雖給耕種。俱起科納糧。今二縣灶丁。每年應徵運秋糧。無慮五六餘萬。欲將灶丁秋糧存留本處。免其兌軍遠運。銀以所節省耗米于各場收貯。養贍貧難鹵丁。及僱人補煎逃戶額鹽。其遠鄉灶戶。所貼柴鹵錢米。亦于倉囤收貯。明白支銷。如此則官無枉費。人不逃竄。一松

江鹽場總催頭目。一年一代。中間富實良善者少。貧難刻薄者多。催納之際。巧生事端。百計朘削。以致灶丁不能安業。流移轉徙。職此之由。今後總催頭目宜點選殷實良善之人。常川應當。若有仍前剝民者。逮問革役。丁力消乏者。照名僉補。如此則事易集而人不擾。一鹽課之利。歲有定數。不在于官。則在于私。所以連年不完者。蓋由私鹽得售。故官課日虧。雖有軍民官巡捕。中間有徇私故縱者。有通同販賣者。有誣執平民者。賞罰不明。人懷幸免。宜令華亭上海并蘇

州嘉定三縣點選行止服衆者爲老人。分定地方。率所在總小甲。防守官司。往來巡視。但遇私販發露。必究經過河路。罪及縱容之人。如此則鹽徒息僥倖之心。而兇惡漸可絕矣。

松江鹽課疏

鹽課

近命臣兼理松江鹽課。訪得各場去年以前。共逋負鹽五十三萬六千九百二十餘引。今年又該正額鹽一十五萬七千七百六十引。有奇。切惟煮海之功。日有定數。今以數年逋負責。其一日償之。民何以堪。乞

將逋負之數自今年爲始每年正額之外帶補一分則民力得以少紓國計可以漸辦

折收本色疏

備荒

應天鎮江太平寧國諸府舊有石白等湖其中港溝
歲辦魚課其外平圩淺灘聽民牧收孳畜採掘菱藕
不得耕種是以每遇山溪泛漲水有所洩不爲民患
近者富豪之家築成圩田排過湖水每遇水漲患卽
及民宜悉平之又各處被災恐預備倉儲賑濟不敷
請以折銀糧稅悉徵本色于各倉收貯俟青黃不接

文聚注江南每以變通平糶略訪劉

晏肆之。出糶之。糶然。然。地。年。人。多。論。劫。其。曠。者。固。知。治。之。際。出糶于民。以所得銀物上納京庫。則官稅不損。賦之難也。民亦得濟。

與行在戶部諸公書

蘇松戶口周忱

文張公在江南留心本計如此宜至今見思也

伏聞治民之道在於禁惰游。以一其志。勸耕稼。以敦其業。蓋惰游禁。則土著固。而避勞就逸者。無所容。耕稼勸。則農業崇。而棄本逐末者。不得縱。由是賦役可均。而國用可足。不然。則戶口耗。而賦役不可得。而均地。利削。而國用不可得。而給。先王制六鄉六遂之法。

以維持其民。而均其土地者。正謂此也。邇者皇上念天下人民。有因饑窘逃移者。累降勅旨。設撫民之官。頒寬恤之條。令天下郡邑。招而撫之。諸公頒布奉行。克謹無怠。天下之民。感戴宏恩。扶老携幼。競返桑梓。惟獨蘇松之民。尚有遠年竄匿。未盡復其原額。而田地至今。尚有荒蕪者。豈憂恤猶未至乎。凡招回復業之民。既蒙蠲其稅糧。復其徭役。室廬食用之乏者。官與賑給。牛具種子之缺者。官與借貸。朝廷之恩。至矣盡矣。如此而猶不復業者。亦必有其說焉。蓋

蘇松之逃民其始也皆因艱窘不得已而遁逃及其後也見流寓者之勝於土著故相煽成風接踵而去不復再懷鄉土四民之中農民尤甚何以言之天下之農民固勞矣而蘇松之民比於天下其勞又加倍焉天下之農民固貧矣而蘇松之農民比于天下其貧又加甚焉天下之民常懷土而重遷蘇松之民則嘗輕其鄉而樂于轉徙天下之民出其鄉則無所容以共逐木技也其身蘇松之民出其鄉則足以售其巧忱嘗歷詢其弊蓋有七焉何謂七弊一曰大戶苞蔭二曰豪匠肩

合。三曰船居浮蕩。四曰軍囚牽引。五曰屯營隱占。六曰隣境蔽匿。七曰僧道招誘。乃所謂大戶苞蔭者。其豪富之家。或以私債準折人丁。或以威力強奪人子。賜之姓而目爲義男者。有之。更其名而命爲僕隸者。有之。凡此之人。旣得爲其役屬。不復更其糧差。甘心倚附。莫敢誰何。由是豪家之役屬日增。而南畝之農也。此。漢。法。所。深。禁。然。亦。無。可。如。何。者。夫日以減矣。其所爲豪匠。冒令者。蘇松人匠。叢聚兩京。鄉里之逃避糧差者。徃徃携其家眷。相依同住。或創造房居。或開張舖店。冒作義男女婿。代與領牌上

工在南京者應天府不知其名。在北京者順天府亦無其籍粉壁題監局之名。木牌稱高手之作。一戶當匠而冒合數戶者有之。一人上工而隱蔽數人者有之。兵馬司不敢問。左右鄰不復疑。由是豪匠之生計日盛而南畝之農民日以衰矣。其所謂船居浮蕩者。蘇松五湖三泖積水之鄉。海洋海套。無有涯岸。載舟者莫知蹤跡。近年以來。又因各處開監廢弛。流移之人。挈家于舟。以買賣辦課爲名。冒給隣境文引。及河泊由帖。往來于南北二京。湖廣河南淮安等處。停泊。

脫免糧差。長子老孫。不識鄉里。爰衣飽食。陶然無憂。鄉都之里甲。無處根尋。外處之巡司。不復詰問。由是船居之丁口日蕃。而南畝之農夫日以削矣。其所謂軍囚牽引者。蘇松奇技工巧者多。所至之處。屠沽販賣。莫不能之。故其爲事之人。充軍于中外衛所者。輒誘鄉里貧民爲之餘丁。擺站於各處河岸者。又招鄉里之小戶爲之使喚。作富戶于北京者。有一家數處之開張。爲民種田于河間等處者。一人有數丁之子。且如淮安二衛。蘇州充軍者。不過數名。今者填街

塞巷開舖買賣皆軍人之家屬矣。儀真一驛。蘇州擺站者。不過數家。今者連拼接棟。造樓居住者。皆囚人之戶丁矣。官府不問其來歷。里胥莫究其所從。由是軍囚之生計日盛。而南甬之農夫日以消矣。其所謂屯營隱占者。太倉鎮海金山等衛。青村南匯吳松江等所。棋列於蘇松之境。皆爲邊海城池。官旗犯罪。例不調伍。因有所恃。愈肆豪強。遂使避役奸氓。轉相依附。或入屯堡而爲之佈種。或入軍營而給其使令。或竄名而冒頂軍伍。或更姓而假作餘丁。遺下糧差。負

累鄉里爲有司者常欲揆究矣。文書數數行移，衛所堅然不答，爲里甲者常欲根尋矣。足跡稍稍及門，已遭官旗之毒手。由是屯營之藏聚日多，而南畝之農夫日以耗矣。其所謂隣境蔽匿者，近年有司多不得人，教導無方，禁令廢弛，遂使蚩蚩之民流移轉徙，居東鄉而藏于西鄉者有焉，在彼縣而匿于此縣者有焉。畏糧重者，必就無糧之鄉；畏差勤者，必投無差之處；舍瘠土而就膏腴者有之；營新居而棄舊業者有之；條往條來，無有定志；官府之勾攝者，因越境而有

所不行，鄉村之譏察者，每容情而有所不問，由是鄰境之客戶日衆，而南畝之農夫日以寡矣。其所謂僧道招誘者，天下之寺觀莫甚於蘇松，故蘇松之僧道彌滿于四海。有名器者，因保舉而爲住持，初出家者，因遊方而稱掛衲，名山巨剎，在處有之。故其鄉里遊惰之民，率皆相依而爲之執役，眉目清秀者，稱爲行童，年記強壯者，稱爲善友，假服緇黃，僞持錫鉢，或合伴而修建齋醮，或沿街而化緣財物，南北二京，及各處鎮市，如此等輩，莫非蘇松之人，以一人住持而爲

之服役者常有數十人。以一人出家而與之幫閑者

此不獨蘇松京師尤甚。

常有三五輩。由是僧道之徒。徧月廣而南畝之農夫

日以挾矣。凡此七者。特舉其大略。而天下郡縣。未必
此弊俱無。縱使有之。亦未必有如是之甚。此等之人
善作巧偽。變亂版圖。戶口則捏他。故而脫漏。田糧則
挾他名。而詭報惰游已久。安肯復歸田里。從事耕稼。
况其缺乏稅額。累累如配。見在之戶。其中頗有智能
者。見其得計。亦思舍畝。畝棄耒耜而效其所爲。惟愚
騷無用之人。方肯始終從事於農業。然坐受其弊。亦

豈無避免之心乎。凡天下之事不可有一人之僥倖。苟有一人僥倖而獲免則必有一人不幸而受其弊。蘇松僥倖之人如此其多則不倖而受其弊者從可知矣。是宜土著之農夫日減月除而無有底止矣。忱嘗以太倉一城之戶口考之。洪武年間見丁授田十六畝。二十四年黃冊原額六十七里八千九百八十六戶。今宣德七年造冊止有一十里一千五百六十九戶。覈實又止有見戶七百三十八戶。其餘又皆逃絕虛報之數。戶雖耗而原授之田俱在。夫以七百三

十八戶。而當洪武年間八千九百八十六戶之稅糧。欲望其輸納足備而不逃去。其可得乎。忱恐數歲之後。見戶皆去。而漸至于無徵矣。是皆惰逃不禁。耕稼不勸。故奸民得以避勞就逸。棄本逐末。如前之所云者。誠宜立法以檢制之。撫民之官。固未易以招之也。愚以鈍駑之才。濫叨重寄。晝夜勞心。莫知所措。伏望該部列位卿相。與在朝公卿大臣。詳加講究。明白奏請。將蘇松等府逃移人戶。不拘通例。別立一法。以清理而檢制之。庶幾戶口可增。田畝可闢。稅糧可完。

忱事出激切、不覺覲縷之至、惟冀詳察而恕其狂妄、幸甚。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編

王周云疏
卷之一

蘇松戶口
十四

平露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十三

華亭

徐孚遠開公

宋徵璧尚木

選輯

陳子龍臥子

顧開雍備南

徐纘高孝若叅閱

張中丞奏疏

疏

張純

復仇疏

土木封事

一迎復 聖駕竊謂蜂蟻尚有君臣豺狼猶知報本

况將相大臣坐享朝廷之爵位詎忍 聖駕蒙塵胡

皇明經世文編

張劉二公疏

土木封事

一

平露堂

虞而不思迎復之計乎。乞命在廷文武群臣朝夕計議。何人可以爲將帥。何人可以運謀畧。何策可以迎還。聖駕。何術可以報復讐耻。務在精思遠慮。一舉萬全。如此不惟可以報君父之恩。亦可以奠安宗社矣。一開廣言路。臣聞國家之有言路。猶天地之有元氣也。元氣行。則陰陽順序。而百物生。言路通。則耳目開。廣而庶政理。今朝廷雖有言路之官。而無敢言之士者。蓋小人專權。言輒有禍。以此人皆箝口結舌。其爲抱葉之蟬。立仗之馬。邇者夷虜犯邊。上皇親征。

在朝群臣、悉皆切諫、柰爲小人所沮、致勞萬乘之尊、
留滯虜廷、言路不通、其禍至此、伏望屏除小人、進用
君子、言之當者從其謀、言不當者恕其罪、如此則下
情得以上達、而言路無壅塞之弊矣、一分兵耀武、切
照南京應天瀋陽右等衛官軍、俱赴大教場新江口
操備、限以大江、阻以風濤、有連日不能往復者、有連
舟覆於風波者、又且江北地方、徒設各衛之名、而無
操軍之實、乞將應天等衛、見在大教場新江口操備
官軍、退回江北教場操練、委廉能智勇都指揮一員、

總督其事、務要器械鋒利、紀律嚴明、如此則江南江北之兵威振揚、而或遠或近之姦宄消弭矣。一考察文官、切惟文職分理庶務、中間多有不才者、惟貪己之富貴、不顧民之疾苦、間有廉以律身、公以蒞事者、因無激勸之典、視彼貪墨之徒、安享富貴、久則亦不免爲私欲牽制、而日習爲汙下矣。乞命庶幾能公正御史給事中、分往浙江等布政司、及南北直隸、將司府州縣大小衙門官員、從公考察、果有廉能幹濟、深得民心者、存留管事、開具上聞、朝廷加以褒異之典、其

貪酷不才、罷軟無爲者、黜退爲民、老疾者許令致仕、如此則賢而有德者、愈有所勸、貪而不良者、皆知所懲矣、一激勸武職、切惟士卒爲國家之爪牙、爲軍職者、當撫之以恩德、庶可以捍外而衛內、敵愾而禦侮、柰何近年以來、管軍頭目、不思朝廷養兵待用之意、大肆肥己貪暴之心、或侵欺其月糧、或科歛其財物、剝削之弊、非一言能盡、及至事發問斷、不過贖罪復職、乞令內外風憲官用心體訪、如軍職中平管貪酷不才、剝削小軍、起蓋房屋、置買莊田者、或體訪得出、

或因人告發重則拿送法司明正其罪全家發邊遠
克軍輕則量情決打枷項羞辱如此則激勸之典行
不待刑驅法治而自然感化矣一禁革倉弊切照南
京各衛軍倉斗級俱用各衛有丁精壯軍人八百餘
名散在各倉收支糧米此輩又非官府公心貪黷盡
是用財買求應當及至著役即肆貪暴有指以頂厥
看堆爲名而強取財物者有假以扶籬搗斛爲內而
嚇要銀兩者或臨收而故意踢斛淋尖或未收而生
事輒加箠楚作弊多端難以枚舉乞勅該部將南京

各倉軍斗退回教場練操，照洪武永樂年間事例，於附近府州縣僉點相應民人，克當斗級，收支糧米，如此，則奸弊自然消弭，輸納自然便益，一弭除盜賊，切惟盜賊之興，其實有所自也。大抵管民者侵漁尅害，管軍者貪暴豪猾，軍民窘於衣食，不得已而爲盜，乞命內外風憲官，用心詳察激勸，其文武官有能守己以廉，御下以恩者，奏聞陞賞，其殘忍貪暴，不能恤人者，文職爲民，武職克軍，仍差御史錦衣衛官于南北水陸路往來緝捕，如此，則盜息而人安矣。一拔擢舊

臣切見洪武永樂年間中外大小官員有爲事克軍
擺站者有降用爲民者蓋此等多由監生進士出身
洵歷年歲熟於治體今後除曾犯人命贓私外其一
應爲事克軍等項才行超越而聲譽素著者許令薦
拔授官蒞事不猶愈于用初學之士如此則國家得
老成爲用矣。一選任風憲切惟近年以來內外風憲
可直宜可以平流遷斥
多不得人或庸陋委靡或奸狡譎詐或緘默畏縮或
因循苟且此輩比比皆是尚何望其激濁揚清繩愆
糾繆哉乞將御史如前項不稱者盡行沙汰出爲別

官所有缺員。於進士監生內選除。務得才曠學克志。端行潔者。俾任是官。如此則敗法亂紀者去矣。一旁求豪傑。切惟三辰不軌。選士爲相。四夷不貢。拔卒爲將。又何可以拘拘於資級也哉。晉成湯舉伊尹於有莘之野。高宗舉傳說于版築之間。文王舉太公於渭水之濱。是以賢才輩出。天下治安。乞令內外大小文武官員。各舉所知。或經明行修。而才德出衆者。或智謀勇敢。而諳曉兵畧者。有司禮送赴京試驗。其可者量授官職。如此則韜光晦跡者出矣。一增祿養廉。臣

聞人皆患吏之貪，而不知去貪之道。人皆喜吏之清，而不知致清之本。必欲去貪致清，在乎厚其祿，均其俸而已。乞將內外大小官員，除月俸六十石以上者，其餘量添一二，以給身家之用。如此則國家有養廉之資，臣下勵守廉之志矣。一斟酌漕運。臣聞通漕運者，在於得人。省漕費者，在於節用。永樂年間，漕運得平江伯陳瑄，區畫有法，軍民兩便。近年以來，不得其人，以致各衛所管運官員，惟事刻剝，甚至歛軍財爲沿途酒色之資，與販私貨，而人船苦于裝載，作弊之

端難以故舉。乞別選公正大臣。協同督運。仍令該部會計。若有五年之積。官軍可以輪班漕運。如此則軍士少得休息。糧米不致虛費矣。一練將訓兵。臣聞欲保治平之業者。莫先于練將。欲消外侮之心者。無過乎訓兵。切見近年以來。在外各都司衛所管軍官員。惟務剝削軍士。聚歛財物。豈思治兵習戰。以防不虞。乞每都司衛所各選有風力御史一員。往來專一提督閱視操練。務要號令嚴肅。兵政修舉。如此則朝廷有所依賴。海宇可以無虞矣。

劉黃門奏疏

疏

劉斌

復讐疏

即今北虜雖已漸退，然上皇未返，大讐未復，而南方福建廣東四川寇盜未息，陛下正當宵旰不遑寢食，更張萬事，以新中興之治，臣竊觀歷代政治陵夷，未有甚于今日者也。何則？古者帝王之政，全體皆善，無得而議。下如漢唐宋，其創業垂統，大槩稍正而不能無缺畧，及其久也，不能無廢墜流弊，然亦惟大

賢君子知幾識微之士能知之能言之從而補其缺

畧舉其廢墜救其流弊我國家法度致治最爲詳密

各言尤中當今之病本

然數十年來政壞弊積夫以法度爲治固不可以善

治今併法度而亡之是以貴賤相欺上下之情不通

而民用大困天象屢垂變告旱蝗災害薦臻去年黃

河溢今年海水枯此雖庸夫俗士俱得非議時政不

必大賢君子知幾識微之士而後能知之能言之也

臣聞古之聖君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惟恐一言之

不入乎耳者無他蓋欲盡聞天下之善盡知天下之

事盡通天下之故。四海之內。九州之外。一民一物。一利一害。罔不周悉。夫然後能興至理。以享太平之業。而收雍熙之效也。臣忝廁言議。謹將時務條陳。一爲政。莫先於得人。然得人必自大臣始。今在京各衙門。惟文淵閣六部都察院大理寺。乃朝廷樞機所關。苟非其人。則曠位妨政。而欲天下平治難矣。臣願陛下慎選賢才。以克厥位。選之有三。一曰德。二曰量。三曰本。所謂德者。剛健無私。忠貞自守。非碌碌庸庸。無毀無譽而已。所謂量者。能受善言。能容賢才。非包藏

隱忍持祿保位而已。所謂才者奮發有爲。應變無窮。非小慧辯捷。圓熟案牘而已。備此三者。然後可勝股肱之任。至于在內百寮。與在外司府州縣之職。其責又在吏部。方今用人。惟進士監生二途。進士銓授。固有定額。至如監生之除。全由吏部。即欲辨其孰賢孰不肖。雖聖人難之。故必立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之法。然後賢否可知。今則不然。考課之法。不過紀歲月循資格而已。自非干犯于士師。雖有罪終身不被黜。爵莫甚于今。今日之容。資序太容。而天。南。無。專。制。之。權。也。○人亦何苦而爲善。何懼而不爲惡。何苦而爲廉。何懼

而不爲貪哉。爲今之詎乞分遣公正御史巡行天下。會同巡撫等官考察府州縣官之庸奸貪酷者黜削有差。以慰民心。一有天下者雖不可以窮兵而黷武。亦不可以休兵而偃武也。我朝祖宗之於兵。養之也厚。練之也精。律之也嚴。是以當時戰勝攻取。無敵于天下。近數十年典兵官員。既私役正軍。又私役餘丁。甚至計取月錢。糧不全支。是致軍士救飢寒之不足。尚何操習訓練之務哉。正如公侯伯都督指揮等官。但知家室之營。金帛之積。輕裘肥馬之是尚。兵機

戰策之罔知。一旦有警。令總率三軍。幾何而不至于
喪師誤國也。臣願陛下革積習之弊。復祖宗之
制。且精選敢死士五千人。別紀其名。與之約。其爵賞
預錄後嗣。以作興其志。使人持長刀各堅盔甲。選驍
將領之。別爲一營。專任前鋒。凡與賊戰。先令攻以火
器。因賊少却。我悉麾敢死士迎戰而前。以身鑽馬首。
橫斫馬足。虜雖閉於弓矢。然迫近則不得發。於是大
軍乘而攻之。則戰無不捷。虜不難勝。而上皇車駕。
不旋軫可復矣。一民惟邦本。故人君於民。不可不思。

保恤之也。然恤民之道當先困窮。蓋困窮之民。田多者不過十餘畝。少者或六七畝。或二三畝。或無田而傭佃於人。幸無水旱之厄。所獲亦不能克數月之食。况復旱澇乘之。欲無飢寒。胡可得乎。及賦稅之出。力役之征。區長里正。徃徃避強凌弱。而豪宗右室。每縱吞噬。貧官汙吏。復肆侵虐。雖屢屢明詔。然富民沾恩者多。貧民蒙恩者少。宜令各處巡撫等官。親督有司官吏。勤加撫恤。抑遏富豪。務使小民均蒙實惠。一賞罰人主之大權。而必貴乎明信焉。賞罰明則行之當。

而天下悅服。賞罰信則行之果。而天下不疑。國家十
餘年以苟且姑息爲政。所賞者未必皆善。所罰者未
必皆惡。此所以不足示勸懲。而事功不立。政令不行。
人主之大權幾平息焉。臣願陛下總攬乾剛。一賞
一罰。必明必信。則威德誕布。而天下信服矣。一寬抑
不理。亂之階也。咎秦以無道。屈天下。而人不忍其憤。
故陳吳劉項起。而因以覆秦。今者遐方窮陬之人。紛
然赴愬京師者。日數十百人。而天子之都。士師之庭。
獄訟如郡邑。如此則天下之冤抑。不得伸者。固可繫

見而執政者曾不以告于朝廷。臣恐積怨之民將有乘之而起爲亂者矣。乞勅巡按御史并諸處巡撫鎮守等官分行撫巡辯理冤枉。以慰民心。以除亂階。一

如此不恤可申冤抑兼省告訐

用兵之事有三。曰攻曰戰曰守。中國之禦夷狄無所事乎攻。惟守與戰而已。蓋寇在外則據險而守。寇在內則提兵而戰。守爲策之善。而戰非吾之利也。臣向言紫荆關守加兵守備。兵未及加。而虜已破關入矣。今幸逐之出境。乞速勅各關濬壕塹。完壘壁。加精兵于要害之處。以援其急。勿蹈前失。使虜得乘間而入。

一自天子至於庶人，一自皆以修身爲本。今四海之人，向背億萬其心，惟陛下綏之而使之來，好惡億萬其情，惟陛下動之而使之和，陛下言之而善行之而當，則天下從；言之未善，行之未當，則天下違。是陛下以一身而繫萬民也。陛下嗣大曆，登大寶，而位參天地，惟能達順致和，則天地之氣變化交通，而萬物育，不能達順致和，則天地之氣乖戾閉塞，而萬物索。是陛下以一身而繫萬化也。古之帝王自修身齊家治國，以至于平天下，又自至誠盡性以

至于盡人物之性，而參天地贊化育，其功用於此，至矣。然溯其源，實自窮理始。蓋理窮則所見者明，而天下之萬事萬物，舉不足以疑其心。所見者遠，而天下之近功小利，舉不足以塞其量。堯舜之所以帝，禹湯文武之所以王者，用是道也。臣願陛下法古帝王，以窮理爲修身盡性之要，以修身盡性爲治平參贊之本。數御經筵，務擇名儒，相與討論，以資至治。究性命道德之微於六經，稽古今事變之迹于諸史，則聖學日新，舉而措之政事，將見生民遂而四海寧，天

地位而萬物育而陛下之功業可與古管帝王齊
驅並駕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張劉二公疏

土木集三

平露堂